

第二十五回 為救夫明堂進京 貪美妾奎璧掛帥

卻說榮發即忙趕到貢院，只見一陣人圍住。榮發向前停住，就問旁人。旁人答曰：「頭名解元，無人認得，名字叫個鄺君玉。」榮發曰：「解元果是鄺君玉麼？」人見其問得有異，忙問榮發曰：「老兄若知解元蹤跡，望乞指示。」榮發聽得主人中了第一名解元，喜不自禁，連話都說不出來，停了一會，就說曰：「解元就是康若山員外的義子，捐監高中的。」報人聞得此言，即便往報。

榮發奔回家中，喘息不定。明堂吃一驚，曰：「永為甚這等慌忙？」榮發喘了一會，方答曰：「原來相公高中解元了！報人在貢院打聽，無人得知，小的對他說明，少停即便報。」道庵大喜曰：「這方是大主考識文了。」不一刻，只見二三十人進來報曰：「恭喜，鄺相公高中了解元！請老封翁並老太安人前來受我們叩賀。」一時堂上熱鬧，人聲鼎沸。康員外吩咐備酒款待報子。

這解元比不得舉人，登時有撫院公人押轎前來，明堂先去拜了主考。袁公見是一個垂署俊雅書生，留坐待茶，曰：「老夫看賢契佳作，只道是老邁夙儒，不意卻是青年書生，令人敬服。春闈務要早進京赴試，免使老夫盼望。」鄺明堂曰：「全仗恩師栽培。」遂叩謝而出，又去拜謝副主考及房師，各各誇獎；然後拜見上司府縣，忙了一日。早驚動了滿城文武官員，陸續拜賀，送聯禮，紛紛不絕，俱是康員外陪坐接待。至晚，明堂方回。樂人奏動音樂，先拜家堂祖先，後拜若山夫妻，到初更後方靜。

次日，自有許多鄉紳、同年來拜，又鬧了一日。康員外樂蒙難言，厚賞賀客僕人。不幾日，赴了鹿鳴筵宴，及送主考回京。孟、袁二主考叮囑：「冬內趕早進京應試，是為厚望。」明堂唯唯敬曙。

康員外擇了吉日，豎立旗桿。一日，若山與明堂談論家務，明堂偶問曰：「爹爹祖墳在於何處？理當祭祖。」若山曰：「爾不知曹祖家遠在荊州府江陵縣鄉間，稱我家為巨族，祖墳皆在此處，路程須要八九日，怎能累爾跋涉？」明堂曰：「既要祭祖，何辭遙遠，就在來日吉期起程。」若山更喜曰：「如此則是極好了。」即進內，見孫氏夫人：「孩兒孝心，來日同我在祖家祭掃墳墓。我族中知孩兒榮宗耀祖，亦是我的體面。」孫氏聞言，心中喜悅，急忙收拾行李物件，令人備了三乘大轎，因榮發力弱，跟隨不上，亦坐一肩小轎，帶了四名家人，多備銀兩，次早一同上路。

夜宿朝行，趕了八九日路，已到江陵故里，就在親近族中安歇。若山率子拜會同宗並及諸親友家人，皆說富貴雙全，日日請酒。其中寒苦親族，各有所贈，無人不感激欣幸。一連三日，祭祀祖墳畢。

次日閒暇，明堂探知皇甫敬元帥府第，離此不過十里之遙，欲思前往一遊，以遂志願，即對榮發說知。早飯後，向義父說曰：「孩兒欲帶榮發出門遊玩景致，特來告稟。」若山曰：「遊山玩景，正是雅人所為，但爾主僕柔弱，不宜遠行，當早回來！若路稍多，則宜坐轎，步行恐太勞累。」明堂稱是，帶些碎銀，兩人步行，一路訪問皇甫元帥府第。

行了七八里已到。按皇甫家風已四代富貴榮華，所以府第極其高大，屋上兩頭掛著獸頭，重門關鎖，府前寂靜無人，門口一對大銅環，帶著一把大鎖，加上十字形兩條封皮，乃是錦衣衛所封的，上面用油紙蓋住，以蔽風雨。但見蛛網佈滿門前，數株大樹，鴉鵲無聲。此正深秋時候，黃葉滿地，無人掃除。門前有一告示，乃上書著地方官看管的榜文。明堂不覺對景生悲，淚忽流下，對榮發曰：「此乃我家，可恨奸臣陷害，室封人逃，未知何年重振家門，夫妻再得團圓。」榮發答曰：「小姐如此節義，皇天自當庇佑早得團圓。」明堂立在門前，秋風佛面，遂有感口占一律，詩曰：

西風寂寞掩重門，道是將軍舊宅園，血戰已虛除畫錢，硃批初賜鎖銅環。征衣戰馬人何在？夜月空梁燕不還，爭似當年王謝府，英雄徒憶贅蘭山。

鄺明堂吟罷退出，行來不遠，只見一廟宇，甚是巍峨，匾額寫著：『九天玄女娘娘行宮』。主僕進廟，由走廊下來，到大殿桌前，只見一僧坐在此處賣香燭，便問曰：「聞皇甫元帥失陷番邦，家眷解京，未知可有音信否？」僧人曰：「可惜好人無好報應，前日擒捉母女進京，幸而公子知風逃走，至於母女俱無消息。聞得人說，此事皆因公子與勢豪之子爭婚，孟氏不許勢豪之家，卻許皇甫公子，故生此禍，以致陷害皇甫滿門，謀奪孟氏姻緣，未知孟氏小姐能守節否？倘不能守節，枉了皇甫滅門之禍，真是不值！」明堂聞言傷感，問曰：「諒皇甫公子武藝弓馬精熟，文事料必有限。」僧人曰：「聞得公子與小姐乃元帥親自教誨，詩文皆通。」即指著柱上一副對聯曰：「此就是皇甫公子親筆，教工雕匠人刊刻的。相公觀看，便知其才學如何。」明堂聞言，立正一望，見是八字字體，其對聯文曰：

聖界岩曉清啟遠，禪房寂靜妙香高。

旁寫皇甫芝田沫手拜題。自歎誰知卻是文武全才，真是可惜；遂問曰：「皇甫公子名叫芝田麼？」僧曰：「芝田是皇甫公子的字，尚非官名。」此時日將斜西，明堂取出四錢銀子，折作茶儀。僧即欲留齋，明堂曰：「敝寓離此處甚遠，後日領情。」僧人送出廟門，作揖而別。

主僕辭別上路，乘轎回寓。明堂自見丈夫筆跡，時刻念念不忘，寢食俱廢。次早明堂起來，尚未梳洗，榮發大驚問曰：「不意小姐容貌為何憔悴？」明堂不信，取鏡一照，果然，不覺流淚曰，自見丈夫筆跡，朝夕思想，不知流落於何處？榮發曰：「小姐乃明理之人，須當丟去愁煩，保養精神，以求功名，救出姑爺全家性命。倘日日傷感，損了精神，則自誤功名，枉了小婢苦心。」明堂謝曰：「蒙爾良言相勸，自今以後，痛改前非，從此用心書史。」

一日，若山對孫氏曰：「爾看孩兒前日贈元郎盤龍玉鐲等物，足見其非小戶人家。他今乃念舊，同我遠方祭祖，可見我待他不差。」孫氏曰：「我看你待人尚不周到。」若山曰：「我有何不到之處？」孫氏曰：「你許多年紀，尚娶二妾，孩兒青春卒少，孤枕獨眠，休竟不言及聘娶，豈是為父的道理？」若山曰：「此事我已思過多時，欲娶聘娶，哪裡去尋個女子容貌及得弦兒的？我想他進京赴試，自有才貌超群的女兒可配得弦兒的。」孫氏點頭曰：「孩兒容顏太美，難尋配偶，既有此意，當向孩兒說明。」若山曰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就書房去見明堂，將方方與孫氏商議進京及折親之事對他細說，道：「遇有妥當婚姻，即便許允，不必寫信告我。」

明堂曰：「孩兒立志功名，若不成就，決不提婚姻之事。」若山曰：「婚姻亦是大事，務要留心。今可趕早同你姑丈進京，好用心攻書，免得慌忙。」明堂允諾。即取過曆日，一看三日之後就是黃道吉日。若山人內取足赤金一百兩，道：「你可帶在身上，休使眾人知道。爾姑丈乃是寒士，凡事老成練達，我將路費交他，免爾勞心。」明堂曰：「既有路費，此金無用，心帶去。」

曰：「此金以防遇有官員招親，聘金之用，務要從厚，若是不足，可向俞員外借用，方不有誤。我修書一封交付，爾進京可住在文興號緞店俞智文員外家中，場事亦可托其照料，倘要用銀，就向他告借。」明堂十分感激。若山把路費交吳道庵。次早，主僕三人辭匙上轎，一路平安到京。

且說山東巡撫奏稱，吹臺山賊寇韋勇達，拜認皇甫敬之妻尹氏為母，伊女皇甫長華為妹，聚集城伙數千人，看來為患不小，請旨定奪。成宗因遼東番寇攻打登州利害，遂置不聞。劉奎璧知有禍來，密與心腹商議，可恨皇甫少華奪我良緣，孟氏帶刀行刺，使我至今無妻。待我請旨領軍，征剿吹臺山，擒捉娥首韋勇達獻功，奪了皇甫長華為妻，豈不一舉二得？家將回聲稱是。

次早，私自上殿奏曰：「臣聞韋勇達並叛逆皇甫敬妻女在山聚集匪類，殺人放火。臣領軍一萬，就前往征討，以報國恩。」成宗大喜曰：「難得國舅忠心。」即賜蜀錦袍一領，加封滅寇大元帥，就著御前二等指揮使連登為前部先鋒，領一萬軍前往。若得破賊巢班師，自有封賞。一面著欽天監擇定出軍吉日。劉奎璧就在殿上穿了大紅袍，掛了帥印；連登亦掛了先鋒印，各賜替花掛紅，各賞三杯御酒。

那欽天監奏稱十二月初三日青龍吉日，得好起軍。帝准奏，就著國舅入宮，拜別皇后。內監引到昭陽宮外，劉皇后宣入，行了君臣禮，賜坐。奎璧奏明請旨征剿吹臺山，特來辭別等情，皇后大悅曰：「難得賢弟有志，若得取勝，自有封賞。」即賜宴餞別。奎璧飲了數杯，即辭別回府。

劉捷聞知，驚怒交加，大罵曰：「爾不曾出征，且近來氣色不好，怎敢請旨出征！」奎璧曰：「憑著武藝，自信可以取勝，何必多慮。」劉捷恐聖旨已出，難以挽回，只得囑曰：「凡事須要相機而行。」奎璧口雖答應，心中大為不然。

次日，奎璧即領兵到操場試演。到了十二月初三日，祭奠帥旗，就著連登領兵三千作前部，元帥隨後進發。

到了十二月初七日巳牌，吳道庵三乘轎並魏能、馮順押了行李進京，見京甚是熱鬧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